

FURTHER THOUGHT OF LANGUAGE RESEARCH

语言研究的深度思考

何干俊 主编



013028264

H0-53

59

URTHER THOUGHT OF LANGUAGE RESEARCH

语言研究的深度思考

何干俊 主编



■ 省级以上质量工程项目建设（汉语言文学专业）配套教材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H0-53



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的深度思考 / 何干俊主编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61 - 1925 - 9

I . ①语 … II . ①何 … III . ①语言学 - 文集 IV . ①H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805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韩天炜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72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土家语的支属问题	何天贞 (1)
土家语形容词说略	何天贞 (25)
语言规范与言语变异	冯广艺 (35)
共时点和历时链	
——关于语言变异问题的思考	冯广艺 (41)
论语言的濒危和消亡	刘宝俊 (46)
加快汉语国际推广的三重思考	何干俊 李敬姬 (55)
接受心理：语境的主导因素	张春泉 (63)
因明：一种言语博弈理论	
——兼析陈望道之语用逻辑观	张春泉 (68)
从“非谓形容词”说到形容词的再分类	冯广艺 (78)
毛泽东著作中的祈使句考察	孙松发 (85)
拈连格的妙用	何天贞 (100)
“民”：作为一种后缀	
——以“彩民”、“股民”、“网民”、“烟民”等为例	张春泉 (106)
专门用语中的文化发展轨迹	孙松发 (121)
当代汉语中外来词的多维视角分析	何干俊 (136)
先秦“负面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析微	陈克炯 (143)
先秦程度副词补论	陈克炯 (154)
《左传》单音动词的“向”及其句式	陈克炯 (165)
论原始汉语“二”的语音形式	刘宝俊 (179)
比较词源学研究四例	刘宝俊 (198)
阳新三溪话的小称形式	何天贞 (208)
陈士元《俗用杂字》中的应城方言词	邵则遂 (216)
“猪脚”的来源	邵则遂 (224)

《楚辞》楚语今证	邵则遂 (230)
论扬雄《方言》的“楚”与“南楚”	谢荣娥 (235)
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中的东部与冬部	谢荣娥 (246)
后记	(254)

土家语的支属问题

何天贞

一 历史的回顾

土家族是 1957 年国务院正式确定的一个独立民族，人口 570 多万（1990 年），分布在湘、鄂、川、黔、渝五省市毗连的广大地域。语言支属至今尚未定论。早在 20 世纪的 50 年代初，王静如先生曾经指出：“湘西土家族，是在汉藏语系中属于藏缅语族，比较接近彝族的语言，甚至可以说是彝语支内的一个独立语言。”^① 1986 年出版的国家民委五种丛书之一的《语言简志·土家语简志》（以下简称《简志》）认为：“土家语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个独立语言。”由于当时比较材料的限制，《简志》未能将其具体支属确定下来。马学良先生主编的《汉藏语概论》（上）提出：“土家语的系属之所以难以定论，是由于它有些与藏缅语族彝语支相同的特点，又有些不同的特点。”《简志》问世不久，我曾将土家语和羌语进行过初步比较，得出土家语很接近羌语的新认识。在提交给第 20 届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会议（1987 年加拿大温哥华）的论文提要中阐明过这一初步结论；1995 年 3 月，发表在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语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外国学研究》第 31 期的《土家族及其语言》一文中也谈到过上述看法。但由于当时掌握的藏缅语族语言材料还很有限，深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条件尚未具备，所以论文对上述结论未作深入论证。

半个世纪以来，土家语的支属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共时差别大。从共时特征来看，土家语同藏缅语族的许多语言

^① 本文所用民族语材料，土家语全部由笔者调查收集，其余藏缅语词汇材料采自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和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差别较大。第一，声母的清浊对立是藏缅语中大部分语言，特别是彝语支语言的重要特征，而土家语的塞音和塞擦音有清无浊。第二，元音分松紧是大部分缅彝语言的明显特点，缅语支和景颇语支有的语言还分长短，土家语的元音既不分松紧，也不分长短。第三，复杂的复辅音系统是古藏语支、古羌语支（其中有大量的二合复辅音，还有一定数量的三合、四合复辅音）区别于现代藏语支、现代羌语支的重要特征，现代土家语只有单辅音。第四，小舌塞音、小舌擦音是羌语支大部分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土家语没有小舌音。第五，丰富的辅音或复辅音韵尾是藏缅语族许多语言的又一特征，土家族没有辅音韵尾，仅有鼻化韵。这些重要差别说明了土家语的古老面貌已经消失，因而对同源词的研究构成了实际的“拦路虎”。在考察同源词的操作上，或因语音悬殊视而不见，或像雾里观花，看不真切而乱点鸳鸯之类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以致无法揭示出许多同源词的真实历史面貌。

其二，语言材料不充分。多少年来，由于赖以比较的藏缅语族语言材料既不全面，也不充分，使大面积的深层历史比较难以进行。土家语的支属问题，是解决土家族同藏缅语族语言的发生学关系问题。需要进行同源词的历史比较研究，通过与藏缅语族的历史比较，追溯或构拟同源词的原始面貌，寻找同源词的历史音变模式和对应规律，从而全面发掘和确认同源词。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苦的工作，单凭某一两种语言或一两个语支的比较，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所以掌握尽可能多的语言材料是考察土家语同源词的最重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缅语族语言的研究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批富有学术价值的词汇集先后出版，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藏缅语语音和词汇》、《藏缅语族语言词汇》、《汉藏语概论》等是其中的代表作。本课题就是直接参考这些文献完成的。

二 同源词的比较

解决土家语同藏缅语族语言的发生学的关系，必须进行语言的历史比较，而同源词的数量多少是说明语言发生学远近的重要标志。本文的同源词比较词表是以《藏缅语300核心词词表》为基础，加以补充扩大，从将近600个基本词的范围内进行比较，从中确认比较的核心词。在确认比较核心词时，不是着眼于平面对照的形式相同或相近，而是根据语音演变

的内部规律和对应关系进行严格鉴定。另外，考虑到历史上的战乱及频繁的民族迁徙，使语言接触、语言影响具有普遍性、多元性和多层次性，我们在确认核心词时，排除了晚期文化词以及来自汉、藏、缅、彝、苗、瑶、壮、侗的明显借词，最终确认有同源关系的核心词共 400 个。它是分布在藏缅语族三个语支以上的同源词，其中分布在五个语支和四个语支的占 80%，所以，土家语和每种语言同源词的比值是建立在相当可靠的基础上的。表 1 列出土家族在五个语支中的同源词比值：

表 1

语言代表点	比较词数	同源词根数	同源百分比	非同源百分比
藏语卫藏方言（拉萨）	400	170	42.5	57.5
羌语北部方言（茂县雅乡）	397	240	60.00	40.00
景颇（铜壁关话）	393	150	38.16	61.84
彝语北部方言（喜德）	394	204	51.00	49.00
缅语（仰光）	399	199	49.87	50.13

表 1 显示，藏缅语族五个语支中，土家语同羌语的同源词比值最高，彝语和缅语次之，藏语更次之，景颇语的同源词比值最低。在羌语支内部，同源词的比值普遍高于彝语支、缅语支、藏语支和景颇语支。请看表 2：

表 2

语言代表点	比较词数	同源词根数	同源百分比	非同源百分比
羌语北部方言（茂县雅乡）	397	240	60.00	40.00
普米（兰坪）	390	246	63.07	36.93
嘉戎	394	213	54.06	45.94
道孚（甘孜格曲）	391	230	58.82	41.18
却域（甘孜新龙）	382	223	58.37	41.63
木雅（康定沙德）	388	246	63.40	36.60
扎坝（道孚扎坝）	393	202	51.39	48.61
贵琼（康定鱼通）	368	196	53.26	46.76
史兴（木里水洛）	394	205	52.08	47.97
昌苏（木里卡拉乡）	387	215	55.55	44.45

土家语和羌语支内部各语言同源词普遍高于藏缅语族的其他语支，这说明土家语同羌语支的亲缘关系最近，而在羌语支内部，土家语最接近羌语、普米语和木雅语。

三 土家语声母系统演变的历时轨迹

羌语支语言丰富的复辅音系统，是其语音系统原始或较古老面貌的真实体现。现代土家语已没有复辅音，古老的复辅音系统已全部消失。笔者通过对 400 个核心词的反复比较，发现大部分同源词根可以追溯出其原始形式或较古老形式，从而探索出每个同源词项演变和发展的历时轨迹。那么，古老的复辅音系统在土家语中是怎样演变和简化的呢？

所有藏缅语族的语言，其语音发展演变的总趋势是不断地简化。而每一种语言其语音演变的模式不尽相同，它们异彩纷呈，各有特色，但总的演变模式不外以下四种：即音素脱落，音素分离，音素融合，音素换位。下面以同源词“山”为例略作分析：

羌（麻窝）	qhsəp	彝（巍山）	ku ⁵⁵ dz _α ²¹
博嘎尔珞巴	gɑŋ ³³	哈尼（墨江）	kv ³¹ tʃv ³¹
普米（九龙）	z _i ³⁵	拉祜	qhɔ ³³
贵琼	z _e ³⁵	土家	khu ⁵⁵ tsa ⁵⁵
史兴	ndz ɿ ⁵⁵	藏（书面语）	ri/la
却域	r _i ¹³	藏（拉萨）	ri ¹³
扎坝	z _ɿ ¹³	藏（巴塘）	z _i ²³¹
格曼僧	ɑ ³³ dzaɑu ³⁵	藏（夏河）	rə
博嘎尔珞巴	go ^①	藏（阿力克）	rə
羌（茂县）	kunəipu		

“山”在这 14 种语言的 19 个点中，羌语（麻窝）的声母形式 qhs 和博嘎尔珞巴的 g_i 是较古老的复辅音形式。藏语支和羌语支的普米（九龙）、贵琼、却域、扎坝脱落了基本辅音 [qh]，保留了后置辅音 [L] 和 [S]；羌语（茂县）、彝语支的拉祜语和景颇语支的博嘎尔珞巴则脱落了后置辅音，保留了基本辅音；史兴语和格曼僧语是音素融合，结合为舌尖前及舌面前浊塞擦音；彝语（巍山）、哈尼语（墨江）是音素分离，分化为两个音节。下面再举数例，着重分析土家语的演变模式：

银子

藏（书面语）	dʒul	羌	ŋuə
藏（夏河）	hŋu	普米（兰坪）	ŋāu ⁵⁵
藏（阿力克）	rŋu	普米（九龙）	ŋuŋ ³⁵
道孚	rŋəl	嘉戎	pɔŋi
缅（书面语）	ŋwe ²	却域	ŋɛ ⁵⁵
缅（仰光）	ŋwe ²²	扎坝	ŋi ¹³
载瓦	ŋun ³¹	木雅	ŋu ⁵³
阿昌	ŋui ⁵⁵	独龙	ŋun ⁵⁵
土家	ŋɔ ⁵⁵		

七

嘉戎	kəʃnəs	错那门巴	nis ⁵⁵
道孚	zŋe	普米（九龙）	ŋuŋ ⁵⁵
却域	sna ⁵⁵	木雅	ŋuə ⁵³
扎坝	nɛ ⁵⁵ / ŋɛ ⁵⁵	贵琼	ŋi ³⁵
景颇	sã ³¹ nit ³¹	格曼儈	nun ⁵³
独龙	su ³¹ n̩it ⁵⁵	阿依怒	sŋ ³¹ n̩i ⁵⁵
土家	ŋie ²¹		

草木灰

羌（麻窝）	buz	却域	thə ⁵⁵ pka ⁵⁵ ptsha ⁵⁵
羌（桃坪）	mə ³³ bʐi	纳西	bv ⁵⁵ tʂhi ⁵⁵
羌（茂县）	tʂu xu bu zʐu	仙岛	ʐʐ ⁷⁵⁵ phʐ ⁷⁵⁵
木雅	mo ⁵⁵ r ³³	克伦	pha ³¹ tsha ⁵⁵
博嘎尔珞巴	məre:	土家	pu ²¹ tshɿ ⁵⁵

狗

阿依怒	de ³¹ gn ⁵⁵	独龙	du ⁵¹ guri ⁵⁵
缅（书面）	khwe ³	缅（仰光）	khwe ⁵⁵
藏（书面语）	khji	载瓦	khi ²¹
普米（九龙）	khi ⁵⁵	扎坝	khɿ ¹³
木雅	khuə ⁵³	贵琼	khu ⁵⁵

续表

彝（喜德）	khu ^w ³³	错那门巴	chi ⁵³
阿昌	xui ³¹	嘉戎	khənə
道孚	kəta	却域	f t fhi ⁵⁵
史兴	khu ³³ n̥i ³⁵	羌	khuə
普米（兰坪）	tʂə ¹³	吕苏	tʂhu ³⁵
景颇	kui ³¹	浪速	lə ³¹ kha ³⁵
土家	xa ⁵⁵ lie ²¹		

打雷

藏（书面语）	(fibrugsgra) sgrog	羌	məðəiŋguə
怒苏怒	mɯ̄ gɯ̄	达让登	bɯ̄ ³¹ iua ³⁵ khia ⁵⁵
格曼僧	tɯ̄ ³¹ məuŋ ⁵³ kiǎn ⁵⁵	博嘎尔珞巴	dəŋ gum gum
道孚	mbru Gə	却域	mdzv ¹³ qa ⁵⁵
吕苏	me ³³ g 35	景颇	mu ⁷⁵⁵ kuŋ ³¹
史兴	mʒ ³³ dzyʒ ⁵³	普米（兰坪）	mʒ ⁵⁵ ʒdʒu ³⁵
贵琼	thɔ̄ ⁵⁵ di ³⁵ ; mɔ̄ ³⁵ ya ⁵³	彝（喜德）	mu ³³ ku ³³
彝（巍山）	ɑ̄ ⁵⁵ m ²¹ yu ²¹	土家	me ³⁵ ɿ ²¹

硬

藏（书面语）	sra mo/mkhrege po	嘉戎	kə rko
道孚	rgi rgi/gə rgi	羌	sku ɕtɕə
木雅	Guɑ̄ ³³ ua ³³	普米（兰坪）	tʂ ⁵⁵
普米（九龙）	tʃɔ̄ ³⁵ /ʃɔ̄ ¹¹ qa ⁵⁵ qa ¹¹	纳西	dzy ³³
勒期	kj u: ɲ ³³	阿昌	kzak ⁵⁵
仙岛	kzak ⁵⁵	贵琼	ka ⁵⁵ ta ³³ zəa ³³
史兴	kuʒ ⁵⁵ tə ⁵⁵ ra ⁵⁵	吕苏	kua ³³ kua ³³
却域	quw ⁵⁵ qur ³³	扎坝	kha ³³ kha ⁵³
土家	kh ⁵⁵		

上列 6 个同源词根，“银子”和“七”在土家语中是脱落了前置辅音，它们分别为 d、h、r; f、z、s、ʂ。“草木灰”和“狗”土家语分化为两个音节。“打雷”和“硬”土家语脱落了前置辅音及后置辅音，保留

了基本辅音。其中“打雷”的基辅音演变为零声母，也有一部分人读作浊擦音 [ɣ]，“硬”的基辅音变为送气清塞音。

换位这种演变模式在羌语支中比较多见，土家语中仅为历史遗留。例如：

金子

羌（茂县）	ʂgu	羌（桃坪）	χqa
普米（桃巴）	ŋɛ ⁵⁵	普米（箐花）	ɣã ⁵⁵
普米（兰坪）	ɣã ⁵⁵	普米（九龙）	ŋɛɪ ⁵⁵
嘉戎	khsər	道孚	xser
却域	ŋə ⁵⁵	扎坝	ʂnʌ ⁵⁵ /ɳʌ ⁵⁵
木雅	Na ⁵³	贵琼	ɳi ⁵⁵
景颇	tʃa ³¹	独龙	çɛɪ ³⁵
阿依怒	ʂɪ ⁵⁵	博嘎尔珞巴	çer
缅（书面语）	hrwe ²²	缅（仰光）	çwe ²²
阿昌	se ⁵⁵	载瓦	xiŋ ³¹
浪速	xan ³¹	波拉	xaŋ ³³
勒期	fəŋ ³³	纳西	xæ ²¹
纳木兹	ha ⁵³	藏（书面语）	gser
藏（拉萨）	seɪ ⁵⁵	藏（巴塘）	se ⁵⁵
藏（夏河）	hser	藏（阿力克）	ɣser
错那门巴	ser ⁵⁵	墨脱门巴	ser
土家	u ⁵⁵ khɔ ⁵⁵		

鱼

羌（茂县）	ʂzə	羌（桃坪）	χdʐə
羌（桃巴）	dʐɪ ³³	普米（兰坪）	dʒə ³⁵
普米（九龙）	dʐɯɪ ³⁵	道孚	ɛjə
却域	ɳa ¹³	扎坝	dʐy ¹³
木雅	ɳuə ⁵³	贵琼	tʃuə ⁵⁵ ni ⁵⁵
史兴	ɳu ⁵³	吕苏	ɳæ ³⁵
哈尼（墨江）	ɳɔ ³¹ ɳɔ ³¹	拉祜	ɳɑ ⁵³
基诺	ɳɔ ⁴⁴ ɳɔ ⁴⁴	缅（书面语）	ɳɑ ³

续表

缅（仰光）	ŋɑ ⁵⁵	阿昌	ŋa ³¹ sɪa ³¹
仙岛	ŋɔ ³¹ ʂɔ ³¹	载瓦	ŋɔ ²¹ tsɔ ²¹
浪速	ŋə ³¹ tsɔ ⁵¹	景颇	ŋa ⁵⁵
独龙	ŋwɔ ⁵⁵ tɕi ⁵⁵	阿依怒	ŋua ³¹
勒期	ŋə ³¹ tso ³³	藏（书面语）	ɳa
藏（拉萨）	ɳa ¹³	藏（巴塘）	ɳa ²³¹
藏（夏河）	ɳa	藏（阿力克）	ɳæ
错那门巴	ɳa ³⁵	墨脱门巴	ɳa
土家	s ɿ̃ ³⁵ (北部方言) ʂ ²¹ ɳ ²¹ (南方方言)		

上列“金子”一词的同源词根的语言（含方言）共33种。从古藏文和羌语（茂县）中可以看出基辅音和前置辅音换位的痕迹。在羌语支语言中，原来的基辅音由塞音演变为擦音或鼻音；在土家语中鼻音弱化，同元音结合为鼻化韵；在嘉戎语中，原来的基辅音在土家语中变成了后一音节，这种现象可能是语音多次变异的结果。

“鱼”在羌语（茂县）的声母形式 bʐ 较为古老，基辅音 z 在其他语言中分别融合为 dz-、dʒ-、dʐ-、tʃ-，后又弱化为擦音 ʃ、s；前置辅音 b 演变为鼻音 ɳ、ɳ。土家语南部方言“鱼”读作 sɿ̃²¹ ɳ²¹，是音素换位；而北部方言“鱼”读作 s ɿ̃³⁵，是音节合并。可见“金子”“鱼”的今读是语音多次变异的结果。

四 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关系

如前所述，土家语大部分同源词的演变模式同羌语支语言复辅音的演变模式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综观同源词的语音对应规律，声韵调全同的在各语支中是极个别的，大量的同源词语音差别很大，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所以，遵循同源词深层的语音对应规律至关重要。下面简要介绍土家语同羌语、普米语、木雅语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关系。为了有助于了解其演变轨迹，同时列举了藏文、缅文材料。

土家语的声母系统，塞音有双唇、舌尖中、舌面后3套，塞擦音有舌

尖前和舌面前 2 套，各分送气和不送气；另有鼻音、边音、擦音（分清浊），总共 22 个声母：

双唇：p ph m w 舌尖中：t th n l
 舌前：ts tsh s z 舌面前：tç tçh ñçj
 舌面后：k kh ñx γ

从同源词根的比较显示，土家语单辅音声母大部分是古代复辅音经过音素脱落、音素分离及音素的融合、换位演变而成，前面第三部分所述语音演变模式已作详细介绍。因篇幅所限，这里列举的对应例词，对应关系单纯的一般不加说明。

（一）双唇音的对应

p 声母

语言点	埋（石头）	青蛙	撒（尿）
土家	p û ²¹	khe ⁵⁵ lçhie ²¹ pa ²¹	po ²¹
羌（茂县）	be ⁵⁵	dzupiε	b Içε
普米（兰坪）	nə ¹³ bo ¹³	pa ⁵⁵	bz <u>û</u> ⁵⁵ (九龙)
木雅	nɑ ³³ pho ⁵⁵ phɑ ³³	mbɑ ⁵³ mba ³³	
缅文	hm rup ⁴	phɑ ³	pɔk ⁴
藏文	sba	sbal ba	

从藏文来看，p 声母源自带前置辅音 s 的双唇浊辅音 sb - 和带后置辅音 s 的复辅音 b s - 。缅文、羌、普米的“青蛙”一词基辅音已变为清塞音或清送气，“撒尿”一词缅文已变清塞音，其余各词的基辅音是双唇浊塞音。浊音清失后并入不送气清塞。这是早期浊塞音、浊塞擦音大部分并入不送气清塞音，少部分并入清送气的演变规律。

ph 声母

语言点	虫（总称）	破（衣服）	斗（米）
土家	thie ⁵⁵ ph e ²¹	phi ²¹	pho ⁵⁵
羌（茂县）	bulu	dε b Iε	
普米（兰坪）	bu ⁵⁵		bo ⁵⁵
木雅	mbə ³³ t gə ²⁴	n ³³ p ⁵³	mbo ⁵³
缅文	po ³	prəi ³	
藏文	fibu		fibo

ph 声母对应于：（1）带前置辅音 f 的复辅音 fib，缅文中基辅音已变清塞音。（2）羌、普米、木雅语有的前置辅音为 m，有的脱落。（3）基本辅音大部分保留浊塞音，少部分变清塞音，土家语中全部变为清送气。

m 声母

语言点	火	泉水	梦
土家	mi ⁵⁵	t sh e ²¹ mu ⁵⁵	mu ²¹
羌（茂县）	mə	gnis	ku mu
普米（兰坪）	m ⁵³		ʒe ¹³ me ¹³
木雅	mə ⁵³	tʂhə ⁵⁵ mi ⁵³	mə ³³ l ⁵³
缅文	mi ³		ip ⁴ mak ⁴
藏文	me	tʂhu mig	rmi lam

w 声母

语言点	背（小孩）	蛇	牛（总称）	洗（手）
土家	wo ⁵⁵	wo ⁵⁵	wu ³⁵	wo ⁵⁵
羌（茂县）	biɛ	bu	su gu	xa (麻窝)
普米（兰坪）		bəs	qua ⁵⁵	
木雅	tu ⁵⁵ mbə ³³	ro ⁵³	khe ³³ me ⁵⁵	go ⁵⁵
缅文	po ³	mrwe ³	nwa ³	
藏文	mbə ⁷²³¹ (巴塘)	sbrul	spu nagwa (错那门巴)	fikhrud

古藏文“背”小孩、“蛇”分别为复辅音 mb 和 sbr，木雅语“蛇”保留后置辅音，羌、普米、木雅三语大部分保留了基辅音 b，在土家语中塞音弱化为浊擦音 w；“牛”和“洗手”（藏文分别为 nag 和 fikhr）的基本辅音是舌面后音，在羌、普米、木雅语中多数对应为小舌音，一部分弱化为小舌擦音。在土家语中，小舌音和弱化后的擦音并入浊擦音 w。

（二）舌尖中音的对应

t 声母

语言点	这	流（水）	毒
土家	ti ⁵⁵	to ²¹	tu ²¹
羌（茂县）	tsɛ		duə
普米（兰坪）	di ¹³		tu ¹³
木雅	ts ⁵³ tsə ³³	ndu ³⁵	tu ²⁴
缅文	di ²¹ (仰光)		
藏文	fidi	de (墨脱门巴)	dug

羌语和木雅语的“这”一词声母为塞擦音，是由于舌中塞音受高元音或次高元音影响而变为舌前塞擦音。

th 声母

语言点	检（东西）	织（布）	开（门）
土家	thu ⁵⁵ thu ⁵⁵	tha ⁵⁵	th ̃ ũ ³⁵
羌（茂县）	tə	titi（麻窝）	
普米（兰坪）	də ¹³ ĩ ¹³	nə ¹³ tʃə ⁵⁵	thə ¹³
木雅	tho ^{55 G} ə ⁵³	fiae ³⁵ ti ⁵⁵	thi ⁵⁵ xuəe ⁵³
缅文	thu: n ³³ （勒期）		d ə ⁵³ （怒苏怒）
藏文	thu ⁵³ （巴塘）	fithag	

n 声母

语言点	浑浊	臭	人
土家	n ̃ ũ ⁵⁵	nə ²¹	no ⁵⁵
羌（茂县）	ma ¹ xə ¹		miə
普米（兰坪）	nə ⁵⁵	zə ¹³ na ⁵⁵	mi ⁵⁵
木雅	na ³³ tchae ⁵³	mbə ²⁴ tə ³³ ne ⁵³	mə ³³ ni ⁵³
缅文	nɔk ⁴	nəm ²	lu ²
藏文	nogpo	ŋan pə	mi

l 声母

语言点	交换	跳蚤	骨头
土家	a ³⁵ li ⁵⁵	li ⁵⁵ li ²¹	lu ⁵⁵ ka ²¹
羌（茂县）	lə lə	tsu ⁵⁵ lu ⁵⁵ （桃坪）	ə ¹ pat §
普米（兰坪）	li ³⁵ li ⁵⁵ （贵琼）	ɿa ⁵⁵	zə ⁵⁵ qə ¹³
木雅	lə ⁵⁵ lo ³³ （克伦）	r ətshi ⁵³	tchue ⁵⁵ rə ⁵³
缅文	ləi ³ hləj ²	hle ³	ə ¹ ro ³
藏文	brdze res bjed	ldzo ba	rus

（三）塞擦音的对应

土家语有舌尖前塞擦音和舌面前塞擦音各一套，不分清浊，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据藏文和缅文显示，中古时期藏缅语族的塞擦音不多，大

量塞擦音是后起的，主要产生于古复辅音后置辅音的融合或简化。古双唇、舌尖中、舌面后等部位的塞音同后面带有异部位的颤音或半元音结合后，融合为同部位的塞擦音，带 r 的融合为卷舌塞擦音，带 i 的融合为舌面前塞擦音。这种历史演变的现象，反映在土家语中，脉络清楚。

1. 舌尖前塞擦音和擦音的对应。

ts 声母

语言点	短	米	胆
土家	ts ˜ ⁵⁵	tsɿ ²¹	tʂɿ ⁵⁵ tʂɿ ⁵⁵
羌（茂县）	ɳue tse		xtʂ
普米（兰坪）	tʂhiɔ ⁵⁵	tʂɥue ¹³	tʂɔ ⁵⁵
木雅	tsh ø ³³ tsh ø ⁵⁵	ndʐue ⁵³	tʂø ⁵³
缅文	to ²	ʂən ²	tɕən ³ kʰre ²
藏文	thuɳɳu	fibras	mkhris pa

tsh 声母

语言点	水，河	喜鹊	撕
土家	tsh e ²¹	tsha ³⁵ tsha ⁵⁵	tshɿ ⁵⁵ tsha ²¹
羌（茂县）	tʃø ⁵⁵	çtçæçtçæx	thø ¹³ tʂ ˜ ⁵⁵
普米（兰坪）	tʃø ⁵⁵	ʃtʃe ¹³ ʃtʃa ⁵⁵	ph i ph ie
木雅	tçø ⁵³	tʂø ⁵⁵ tʂø ⁵³	fiæ ³³ tʂø ⁵³
缅文	re ²	cek ⁵⁵ tʂø ⁵³ (错那门巴)	phrai ³
藏文	tchu	skja ga	dbral

tsh 声母有的来自早期古老的塞擦音，如“水/河”；更多地来自复辅音的融合，如“喜鹊”一词在羌、普米、木雅三语中分别融合为不同部位的塞擦音，“撕”一词则融合为卷舌塞擦音。它们在土家语中都并入了 tsh。

s 声母

语言点	牙齿	劈（~柴）	药
土家	sɿ ⁵⁵ sɿ ⁵⁵	sa ⁵⁵	s e ²¹